



灌河潮

李秋生

父亲

(外一首)

◎观海听涛

他开始向疼痛低头
向病魔妥协
一步步把自己交给命运
饭菜,他不再捉大鱼、大肉
饥荒时吃厌的粗粮
重新成为他一日三餐的主食

他像一把老刀
曾经的锋芒毕露
正被岁月一点点
一点点
抽去利刃

新灶村

灯心草,早就收割
晾干。入药,编席皆可
院子里,稻谷堆满
再晒一晒,归仓
天色,渐暗
暑气的刃,一点点往后卷
夜幕,已罩不住新灶村
有亮光的窗口,溢出了笑声

响水县融媒体中心 主办
响水县作家协会 协办

云朵

(外三首)

◎李二猴子

它也会落,落在飞翔的鸟背
落在屋檐,听一段悄悄话
落在黎明与黄昏
一半给你白天,一半给你黑夜

消亡,不过是一个谎言
消亡,不过是一次迁徙
历数前世今生舞蹈盛开醒目的白
是光,是影,努力解构它的归属……

夕阳

在流水不说疲惫
在荒漠不说沧桑
在消磨过的青春
因为一首歌
想哭那已过了季节的旧时的美
握手夕阳,道别
你妙眼的神辉
一寸寸退回,麦子与葡萄丰满的体内
梦闭上眼睛,在花篮里摇铃
睡吧宝贝,疼痛比云还轻

井

天之蓝,抵不过你深邃的眼眸
寂寞,是你永远澄澈透明的心
一生能装下多少,黄昏的光景

远天鸽子归来的哨音
带回多少思念的话语
恰是少年对光阴的钟情
天真的浪漫,多愁善感

让我沉醉于浩淼时空
听耳边风雨匆匆
你离去的脚步缓慢
等我,喉咙发出的声响

风

展示的生命
一触即发的惊喜和壮丽
一瞬间就接近了阳光
荡悠你心底的那条河

深一脚是尘,浅一脚是云
退到万丈悬崖,斩不断人情丝
复活了一个又一个春天
却只留给你空折枝的消息

绕过那世界的荒芜
因意在水乡的温柔
你摇醒了我疲惫的轻盈
我给你明亮如光的回眸

三个筹款的小女孩

◎黄宗慈

这天很累,想着早些吃晚饭,早些休息,正炒蔬菜,门铃响了。平时做饭的时候,电话声也好,门铃声也罢,我一般是置之不理的。

电话嘛,过后再查看谁来的,需要的话打回去就好;而门铃声,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上门推销东西的,一旦把门打开,不花个十分、八分钟听他们当面广告,是不好意思下逐客令的。所以很长时间以来,门铃声于我而言,就和外面风吹树叶的沙声一样,引不起半分的注意力。

平时的门铃声是“咚咚、咚咚”的只响一两声,很显然,按门铃的人是因为自己不请而来,打扰到房子里面的主人,感觉很不好意思,只轻轻按两次。

但今晚的门铃声却像来人和我们有多熟似的,把门铃按得顽皮、悠长、有节奏,像弹曲子一样,“咚咚咚咚咚咚,咚咚咚咚咚咚,咚咚咚咚咚咚”,大有你不开门,我就一直按铃的势头。

我只好关掉炉火,锅铲都还握在手上,急匆匆地跑去开门了。门外,三个七八岁大,肥瘦高矮都一致的女孩儿一字排开站着,一人捧着个钱罐、一人托着个篮子,篮子里装着几个粉白蓝相间的橡胶手链,另外一人把一个白底黑字的牌子挂在胸前。一看这架势,我忍不住哈哈大笑,来不及看牌子上面歪歪扭扭、密密麻麻的写些什么字。三人都睁大眼睛盯着我,也不说话,似乎在等我笑够了再说。

我天生就是个一碰到小孩子就心花怒放,爱意满满,一团柔情会毫无商量的从心底直奔脸上的人。家门口一下来了三个这么可爱的小人儿,我自然是开心得不得了啦。边笑边问:“甜心,需要什么帮忙吗?”

捧着钱罐的女孩说了两声“打扰”后,托着篮子的女孩

白了她一眼,打断她,直接问我:“福利院又新进了一批人,可以捐一些钱吗?”其实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她们是来筹款的,我是开心过头了,居然迟钝到现在才明白她们的来意。我们一直都没有用现金的习惯,再加上疫情,就更加小心了,连现金长什么样,我都模糊了,所以,我肯定家里是没有现金的。她们好像没听懂我的话,又好像她们习惯了这个回答,三双一直瞪着我的眼睛睁得更大了,脚步一动不动,半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

我只好很惭愧的耸耸肩,又说了声,“我真的没有现金,很抱歉这次没帮上忙。”捧着钱罐的女孩眨了眨眼,歪着脑袋,用非常老练的口吻对我说:“您可否到处找找看有没有硬币,硬币也行。”

我彻底傻了,这是谁家的孩儿啊?居然这么聪明,说话这么老道,这么会和人打交道。

我赶紧把先生也发动起来,一起到处搜索,终于找到了几个一元的硬币,那是我们专门用于去菜市场买菜时解锁购物车的硬币。当我把硬币放进她们的钱罐的时候,终于看到她们漂亮的小脸蛋露出了天真可爱的笑容。

她们弯着腰,向我鞠了三个躬,齐声说了“谢谢”才离开。刚走几步,捧着篮子的女孩又跑了回来,问:“您想不想来个胶圈?”我开心的拿了一个,说:“好的,我要一个做留念。”

过了几天,我和先生在社区散步,一位邻居开心和我们打招呼,并谢谢我们支持孩子们的筹款。“哦,是您的孩子啊?”“是的,我的大孩子参加了,她回来告诉我,你们帮助她们了,谢谢啦!”“正好,我也想知道她们的家长是哪位呢,你们把孩子教育的太棒了,聪明、有礼、阳光、智慧,真的了不起。”

玻璃女人心

◎楚静

洪斌的口袋里有一颗玻璃球,他常常对着这颗球发呆。

这颗球以前一直是待在小可的化妆包里的。那天下课的时候,操场上吵吵嚷嚷的,洪斌看见一个孩子正在寻找丢失的玻璃球。而那球分明是小可弯腰捡去的,却不见她把球还给那孩子。

小可是洪斌的同事,一个说话脆生生、举止大大咧咧的女孩子。

洪斌一方面出于好奇,另一方面也是想逗逗小可,他给她发了条短信:“小偷!”小可毫不示弱:“神经病!”“你偷了学生的玻璃球!”“没有!”“我看到的!”“那又怎么样?关你什么事?”“马上我去告诉你们班学生,说你偷人家玻璃球!”“你敢!”

洪斌自然不会无聊到去揭穿小可的小秘密,可是他觉得这女孩子真有意思。所以有事没事的他总会忍不住给她发几条短信。聊得多了,洪斌发现小可其实是个感情特别细腻的女孩子。偶尔小可也会主动给洪斌发条短信:“哥啊!”“怎么了?”“没什么!”每当这时他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,一颗心啊就像在浪涛翻滚的江边试图靠岸的小船,晃啊荡啊,看见岸了,却怎么靠都靠不过去。

他们恋爱了。关系越来越亲密,小可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拘谨羞涩了。她常常窝在洪斌的怀里掰开他的大手,把自己握得紧紧的小拳头放在那手心,然后把另一只大手覆上去,调皮地说:“包起来!”她说十指连心,手被包裹得紧紧的心也觉得格外的温暖。

有一次,洪斌问小可为什么拿学生的玻璃球。小可从化妆包里拿出那球放在洪斌的掌心:这颗球比平常孩子们玩的球稍微小一点,没有花心,全透明的。小可说:“你看这颗球,小小的,晶莹剔透,透过它就可以看见一个小

小的世界,多像女人的心啊!所以我一眼就喜欢上了。”洪斌哑然失笑,这是什么观点?

洪斌跳槽去了南方一个私立学校,他说等他稳定了,也接小可过去。那天晚上同事喊唱歌,他便去了,男男女女的也有七八个人吧,有认识的,也有不认识的。夏雨便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。在昏暧昧昧的灯光下,他们合唱了一首《知心爱人》,配合的好极了,惹得众人不断起哄。如果说小可是个傻乎乎的小丫头,那么夏雨的高挑身材、披肩长发、得体的打扮、温柔的声音,便是让洪斌怦然心动的理由。那一晚,洪斌的心迷失了!

洪斌心里很矛盾,苦苦应付于两个女人之间也让他觉得很累。他常常问自己:一个男人可以同时爱上两个女人吗?他也不知道他的改变小可是有感觉的,只是谁也不愿意捅破这层纸。

那天,洪斌的心里烦透了。小可像往日一样凑过来,掰开他的大手……他不耐烦地甩开她:“无聊!”小可的脸一下子涨红了,委屈的泪在眼里打转,但是没掉下来。她说:“电动车坏了,我去车行。”“嗯!”洪斌用鼻孔哼了一声。小可很久都没有回来,洪斌去附近的车行找她,当对上她的视线的时候,目光心虚地跳。

第二天早晨,洪斌醒来的时候,小可已经走了。床头柜上有一颗玻璃球和一张纸条:“你知道吗?女人的心是玻璃做的,一旦碎了再也修补不起来了,我们结束了!这颗玻璃球送给你吧,如果以后你遇到一个有着玻璃心的女人,请握紧她。”

这以后洪斌再也没找过夏雨,奇怪的是夏雨也没找过他。两个女人突然一下子从他的世界消失了!只是,洪斌常常会想起小可,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个人用大手温暖她的心。

龟山汉墓一瞥

◎李秋生

历史底蕴厚重的城市,只要你进入它的城池,便能感受到一种“挡不住的诱惑”,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,似乎先辈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徐州就是这样一座城市,大街小巷,挂着汉代狗肉、楚国酒楼招牌的饭庄酒店随处可见,把人一下子拉回到了两千多年前的情景之中。

店已不是当年的店,狗也不是当年的狗,但由于人们想象力的作用,坐在空调酒店塑料靠椅上,一边喝啤酒,一边品尝狗肉,还能吃出当年那个味。

开放年代,地上历史文化已被炒得炉火纯青,地下历史文化也正不断被人们发掘。徐州龟山汉墓是汉高祖刘邦之后、西汉第六代楚王刘注和夫人的合葬墓,1981年被当地群众开山采石时发现,重见天日,一下子吸引了海内外考古人士的眼球,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一位游客即兴写下的《龟山汉墓参观记》还被编进了小学语文教材,足见龟山汉墓可圈可点。

在讲解员的引导下,我们踩着阶梯,一层一层踏入地下,一步步走近历史,颇有跨越时空的奇妙之感。

眼前的墓中物品令人惊讶。古墓曾经被盗,但残存器皿物件依然散发出熠熠光辉,展示了古代文明的精华。金光灿灿的金饼,银光闪闪的刘注龟钮银印,造型精美的鎏金铜鼎,锋芒毕露的汉代铁剑,巧夺天工的龙形玉璜,栩栩如生的陶坐俑、陶马等,件件价值连城,无不在向游客诉说汉朝的辉煌与灿烂,墓主的威风与富有。毛主席说过:“地主阶级有文化,农民没有文化”。这是剥削制度造成的,换言之,剥削阶级有宝藏,被剥削阶级无宝藏。统治者生前挥金如土,死后还想尽情享受,便把大量珍宝埋进地下,表现出十足的贪婪和无知。人死了,果真还能继续享受吗?人死后还有没有灵魂?其实,许多人活着就已经没有灵魂了。

古墓的开掘工艺惊心动魄。古墓实际上是一个宏大的地下宫殿,由两条墓道、两条甬道和15间墓室组成,东西长83米,南北最宽处33米,面积700多平方米,容积达2600多立方米,占据了整座山体。当时没有炸药等现代化挖掘器材,全凭手工操作,这需要多少人力来完成!专家推算,这样的工作量,需要300个工匠昼夜不停挖掘十几年,也就是说,刘注封王登基时就开始动工了。更令人惊心的是,为了“封口”,可悲的工匠们是无法活着走出墓穴的,全都成了殉葬品。听到这样的介绍,我们仿佛能听见工匠们撕心裂肺的呼救声!两条平行的甬道长60多米,沿中线开凿,误差仅5毫米,即使拥有现代测量器材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很难做到。为防止山体坍塌,大型墓室中央设有石柱,为应对山洪暴发,墓室积水,墓室内还设有完整而科学的排水系统,可谓考虑周密,尽善尽美。

豪华古墓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森严。主人、仆人居住的房间有明显差别。主人的居住配置有卧室、会客室、议事大厅、礼乐器具室、餐室,宽大华美,屋顶造型多姿多彩,有瓦木结构房顶,有蒙古包式房顶,有圆形房顶,在议事大厅这样的重要场所,屋顶上还雕刻着日月星辰。主人卧室一侧还配置了卫生间,卫生间里设有蹲坑、扶手,净手的铜盆。仆人居住的只是低矮狭小的房间,屋顶也只是简单的方形屋顶。楚王刘注的车马室尤其壮观。在汉代,乘车有严格规定,皇帝乘六匹马拉的豪华马车,王侯可乘四匹马的高级马车,而一般贵族只能用两马或一马。如果谁心血来潮,“越级”使用,便是犯了欺君之罪。刘注是楚王,他乘坐的是四匹马拉的马车,这种马车可坐可卧,甚至能调节车内温度,让人匪夷所思。虽然先贤孟子早就告诫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但封建统治者很少有人把这话真当回事,在贪图享乐方面,他们决不含糊。失民心者失天下,这恐怕也是封建王朝不断更替的原因吧?

历史是一面镜子,历史是财富、是智慧、是绝唱,历史是客观的、辩证的、发展的,用工匠生命与血肉筑就的古代陵墓,如今成了珍贵文物。对能够温故知新的历史文物,我们要倍加珍惜,加以保护和利用。